党史资料丛书

井冈山革命根据地

（回忆录）

（七）

内部资料
切勿外传

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
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编

一九八六年元月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AA/2361
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
66041106

66041106
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

目　录

一个俘虏兵的故事……杨至诚（ 1 ）
走上井冈山……郑效峰（ 9 ）
井冈山斗争历史片断回忆……赵自生（ 15 ）
井冈山斗争的往事回忆……宋新怀（ 23 ）
从参加湘赣起义到上井冈山……欧阳建（ 30 ）
红军大队去湘南的前后……肖新怀（ 34 ）
红四军在井冈山的斗争……吴　溉（ 37 ）
八月失败……杜修经（ 42 ）
四上井冈山……杜修经（ 54 ）
井冈山斗争的片断回忆——连党代表的工作
……李克如（ 65 ）
忆第三次"反会剿"斗争……李克如（ 74 ）
我对井冈山斗争的回忆……李克如（ 81 ）
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几次战斗……李克如（ 97 ）
错杀袁、王经过的回忆……翁徐文（ 117）
工农革命军组织我们打土豪分田地……曾长喜（ 121）
忆三月转战湘南回师井冈……张振仕（ 124）
在井冈山上……杨兴顺（ 129）
忆红军初创时期连队党支部的作用……王辉球（ 137）

忆[illegible]片断……曹里怀（145）
怀念井冈山……曹里怀（151）
在毛委员身边的日子里……龙开富（161）
“八一”南昌起义到井冈山……朱水秋（171）
井冈山斗争时期片断回忆……张宗逊（177）
我对井冈山斗争的回忆……吴利隆（188）
忆周昌向志……唐　英（201）

一个俘虏兵的故事

杨至诚

我们南昌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以后，与秋收起义部队合编成红四军。当时上级宣布了一些政策、纪律和指示，我们都感到非常新鲜。别的不谈，单拿对待俘虏的事来说吧，毛泽东同志曾有这样的指示：在战场上抓到俘虏，一不许打，二不许骂，三不许搜腰包。有伤的还要给治疗；愿留的，吸收参加红军；愿去的，发给路费遣送回家。当时听来，不仅新鲜，简直令人百思不解。俘虏，不管怎么说也是“阶下囚”，怎么待为“座上客”呢？

这样想一点也不奇怪。那时红军的成员，不是暴动的农民，就是从旧军队起义过来的官兵。农民在家里受尽了地主豪绅的压榨和迫害，“四、一二”后又有许多亲人被残杀，他们在战场上见了敌人，就想报仇雪恨。从旧军队来的官兵呢，过去打仗抓了俘虏，搜腰包，发洋财，开口骂几句，伸手打两下，那是家常便饭。当时很多人都怀疑宽大俘虏的做法。

不久，我们的部队去攻打永新。敌人是杨池生部，战斗力不弱，在永新外围，我们和敌人[illegible]。由于我们处于绝对优势，战斗展开不久，敌人就招架不住，开始动摇了。这时，敌人的一个军官拿着驳壳枪，对准了敌兵发疯似的大喊：“他妈的，给我顶住，不许

跑！”“小心别当俘虏，共产党抓住你们要剥皮抽筋的！”在他的威胁下，白军士兵又拼命顽抗，死不缴枪。可是他们哪里挡得住我们的冲杀。不一会，敌人溃退了，我们捉了不少俘虏。

当时我是二十八团一营四连连长。我想检查一下部队执行俘虏政策的情况。便怀着好奇的心情向俘虏们走去。

战士们围着俘虏，个个虎视眈眈。俘虏呢，叫叫索索挤在一角，脸色灰白，双眼失神。流露出绝望的神情。我便对他们说：

“不要怕，保证你们生命安全，一根汗毛也不动你们的！”

他们呆呆地转转头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没什么反应。这时，我发现有个大个白军士兵，佝偻着身子躲在后边，衣服被挑得破破烂烂，还掉了一只袖筒，看了他那副样子，我想起刚才挥刺刀时有个死不缴枪的白军士兵很象是他。我便问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”？

他浑身一抖，脸抽搐得几乎变了形，上牙磕下牙，十分艰难地回答：

“姓曹……叫……叫曹福海。”

“刚才是你吧？几个人才把你抱住。”

“长官，不不不是我！”

“怎么不是你。看，我的手都被你抓破了，还想抵赖。”一个战士在身边插嘴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这句话象宣布了他的死刑。他苦苦哀求："长官。积德呀。一家老小全靠我呢，饶了我一条命就是救了我全家。"

从谈话中，知道曹福海也是个受剥削的农民，是被国民党抓出来当兵的。于是我把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向他讲了一番，最后问他愿不愿意参加红军。一提起参加红军，他又害怕了，又是什么"长官积德"啦，"饶了我就是救了我全家"啦。我再问别人，也是如此，苦苦央求，硬是不愿当红军。

说实话，那时候我对究竟能否争取俘虏也是怀疑的。既然争取无效，我就派人把他们送到团里去处理。

团里对他们照顾得十分周到。尽管我们生活很艰苦，药品也很缺乏，但还是让他们住得舒服，吃得好，带伤的还一律给以治疗。临走那天，团里又开了个欢送会。会上，团首长向他们说明了天下穷人是一家，放下武器就是兄弟的道理，希望他们回家之后，种田的种田，做工的做工，如果仍是当白军，再和红军打仗，枪口不要对着自己的兄弟。

散会后，又按规定，发给他们每人几块钱的路费，还给每人发了一些简明通俗的传单。记得传单的内容是："白军弟兄们，不要给地主资本家卖命；你们流血牺牲，家里照旧受穷。""参加红军吧，红军官兵平等，不打不骂，经济公开。"等等。发完东西，我们敲起锣鼓，高喊口号，把他们送出很远。重伤的俘虏，派农民自

卫军用担架抬着。俘虏们深受感动，有人痛苦失声，拍首大腿说："以后打仗再碰上红军一根汗毛，我就不是人！"有的看着手里的银元，嘴里不住的骂："哼，'剥皮抽筋'，简直是放屁！"

看了这些情景，我心里一动，脑袋也开窍了。这样处理俘虏果有好处！这些人如果回到白军里，不是我们很好的宣传员吗？能彻底揭穿红军"剥皮抽筋"的那派胡言，使白军士兵今后打起仗来不再象曹福海那样拼命，打败敌人就更容易了。

但是，事情却不象我想的这样顺当。那年六月，江西的杨池生杨如轩部向井冈山进犯。我们在老七溪岭阻击。敌人出动两个师，装备良好，训练有素。战斗一打响，就是一场硬拼硬的恶战。从早晨一直打到下午三、四点钟，才把敌人打垮，俘虏几百。战斗打得很残酷。战友们有的牺牲，有的负伤，我们心里又沉痛又气愤。有人指着俘虏的鼻子说：

"这回一个不放，放回去还当反动派！"

"消灭一个少一个！"

"为牺牲的同志报仇！"

上级发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情绪。记得好象是在这时候，毛党代表给部队讲话，再次强调俘虏政策。他说，出气，报仇，你们找错了对象。白军士兵绝大多数不是地主豪绅。你杀了他，地主豪绅连眉头都不皱，马上又去找新的，结果还是穷苦老百姓倒霉。红军不

是要解放劳苦大众吗？有些同志脑子一热就忘了。做什么事都得有耐心。白军士兵越是不了解我们，越是多往回放，让他们回去替我们宣传。一回不行两回，两回不行三回，总有一天他们会觉醒过来的。要是放回一个能争取十个。这帐不是很好算？大家心平气和了，心里也亮堂了。

整整用了几天的时间才把这些俘虏处理完。全军上下，人人动口动手，工作比上次更加细致周到。甚至连敌人的尸体都用棺材装好，写好姓名和战死地点送了回去。我想，这几百人一回去，杨池生、杨如轩的部队差不多每个单位都有我们的“宣传员”了，再打仗将会怎样呢，等着瞧吧！

秋天，敌人又向我进犯，在七溪岭一带遭遇。战斗只打了半天，许多白军士兵纷纷缴枪，其余的溃散了。

说来也巧，在俘虏群中我又看到了曹福海。这回他穿戴得整整齐齐，不象上次那样狼狈了，也丝毫没有畏惧的神色，只有低着头难为情地傻笑。我问：“又来啦？”

“他嘿嘿笑了两声，样子满憨厚。

“怎么没回家呢？”

“家在云南，怎么回去啊？”

“还是当红军吧，打倒反动派再回家！”

这时连党代表也插嘴，小号兵也帮腔。可是，曹福海向四周看

了一下，吞吞吐吐地说：

“还放我回去吧。这回我只打了两枪，还是朝天上打的。”

也许是他看到我们穿得破破烂烂，拿的是杂牌枪，甚至还有许多梭标，不相信红军真能把反动派打倒吧？那时根据地很小，部队也只有几个团，装备低劣，生活艰苦，一个受国民党欺骗影响很深的白军士兵，这样想也是很自然的。一回不行两回，发给他路费，开好路条，又热情地把他送走了。

红军连续得胜，根据地不断扩展，但敌人的“围剿”也更频繁了。不久，杨池生和杨如轩的部队又来了，双方在七溪岭一接触，就有大批敌军拖枪跑过来。

战斗结束后，二营的同志对我说：“有人找你。”

“谁呀。”

“俘虏，他说一定要找你。”

不打不成交，倒是真的打出交情来了。可是究竟是谁呢？我正想着，通讯员把那个俘虏带来了。原来又是曹福海。他看出是我，就晃着高大的身躯跑上来，满脸得意地说：“这回我再也不回去了，免得老是当俘虏。你看，我还带来十几个弟兄。”本来很憨厚的人，现在显得很活跃。再看他身后，直溜溜地站着十四五个白军士兵，他们和曹福海一样，一个个面带笑容，毫不拘束。

这事出乎我意料之外，但一想起毛先代表的讲话，又觉得这是自然的事，我很高兴，便脱口说了句笑话：“怎么，不怕剥皮抽筋

吗？”

他们共的一声开心地笑了。有的说：“谁听那些狗屁！我们早听说了。你们官兵平等，不打不骂。谁愿在那边挨打受气！”

我问曹福海：“你呢，怎么想通的！”

曹福海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，早先我常这样想。忍着吧。家里困难，每月多少有几块钱寄回。给家哥去兴许顶点事。谁知每月挣的钱，还不够这个填那个窟窿。当了几年兵，老人孩子照旧挨饿受冻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摇摇头：“我左琢磨右琢磨，觉着还是你们说得对，大权在别人手里攥着，穷人就别想过好日子……”

是啊，真理是不能蒙蔽的。

我们把这事向上级报告后，便把他们编到班里。和白军相比，我们的物质生活很苦得很。每月的津贴很少，每天只吃五分钱的伙食。快到冬天了，身上还只穿着两件单衣。但是我们有政治教育，有民主制度，官兵一律平等，加上废除了体罚和繁缛的礼节，经民主选出的士兵委员会又按群众的意见管理生活，使从白军过来的士兵感到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。同是一个人，在白军里是懵头，到红军里变成了勇士。同是一个人，在白军里似乎愚昧无知，到红军就成为能说会道，懂得许多革命道理的战士。曹福海表现得尤其突出，工作积极，战斗勇敢，很快当了排长。可惜，他在大反战斗中英勇牺牲了。

以后，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地区。战斗十分频繁，俘虏也增多了。我们一直认真地执行着毛泽东制定的俘虏政策。红军的影响，越来越扩大。白军战士成营地拖枪过来。有些今天过来，明天就投入战斗，表现很好。这一政策，不仅从政治上瓦解了敌军，同时也争取大量白军投入红军，壮大了自己。

（摘自《星火燎原》选本之一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走上井冈山

郑效峰

我是湖南耒阳人，八岁时就到几十里外去挑煤，第一次只挑十六斤，十二岁参军，到参军时已能挑四十斤了。参军后，我随部队上了井冈山，有人说我是父亲背上井冈山的，其实我是走上井冈山的，因我从小参加劳动，这是我上井冈山的体力基础。

我家里很穷，只读过三年半私塾，上午读书，下午劳动。北伐军从广东来到耒阳时，他向不打骂人，不抓夫。喝碗水还给钱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听人说，这军队是共产党的，晚上跟父母睡在床上，父母说。要是平产就好了，把田埂平掉，穷日子就快结束了，我还看到了“打倒帝国主义”“打倒军阀”的标语口号。父亲参加了厨运工会，母亲参加了妇女会，我参加了儿童团。我们儿童团站岗放哨，吹号也很带劲，儿童团有两只土号，很吸引我。我们儿童团经常带了剪刀、剪辫子，剪长袍。地主老财出门要坐轿子，群众称之为抬猪笼子，我们常常把豪绅的轿子打坏。大革命时我受到了革命影响，共产党好，革命好，知道了一点。马日事变后，儿童团没有了，心眼不舒服。我们把校标红旗藏了起来，准备有朝一日再干。白色恐怖一来，反动派杀了不少共产党员，他们叫是杀“暴徒”，我不懂什么是暴徒，就问父亲。父亲是共产党员。我想，共产党好吗，为什么要杀掉呢？

对共产党很同情。

不久湖南举行年关暴动，枣阳成立了县苏维埃。父亲在县苏维埃当交通。二姐夫也在苏维埃里，我常去玩。几天之内群众起来了。斗争很激烈。当时把年历也改为“苏维埃元年”。自己还印了钞票。那时革命还没有经验，行动有些过“左”，提出“杀尽一切土豪劣绅”，凡是没有跑掉的土豪，抓到了不经审问就杀掉，连为土豪说话的人也杀掉了，还烧房子，县衙门，祠堂、庙宇、监狱，地主房子统统烧掉，还说让国民党反动派没有房子住。因马日事变敌人杀了我们不少人，这时有一种报复思想，杀红了眼。那时根本不要串连，群众一呼就起来了。红旗是现成的，插根竹杆就行了，藏起来的棱标、土炮拿出来用就是。群众一起涌到土豪家里，土豪跑了，家里还有人，先叫他们为我们做饭吃，吃好饭后叫他们捐款。有时干脆自己动手，杀猪出谷分财产。

一天，国民党的军队来了，我们跑到亲戚家里躲了两天。不久，红军来到枣阳。没几天号召大家参军。把我家附近的几个农会并成一块成立“新军营”共有三百多人。父亲、二姐夫是农会的，三姐夫和我是儿童团的，我们一家有四个人加入了。母亲舍不得我走，但我坚决要去，离家时，母亲煮了二十只鸡蛋，流着泪送我。我们新军营由枣阳县城附近向赵山庙开拔。我和三姐夫是一对司号员，吹号一直到赵山庙。在赵山庙住了个把月，每天进行军事训练。新军营建立了党

团组织，我入了团，父亲和二姐夫入了党。不久我们撤出湖南，从永兴、资兴、鄗县到井冈山，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同志的部队会师。

上井冈山的第一件大喜事是见到毛委员，接着开会师大会。主席台是临时搭的，台上放着一张桌子。我编入二十八团特务连，仍当司号员，王紫峰是连里的司务长。二十八团有三个营十二个连，加上团部直属的机关枪、迫击炮连。特务连共十五个连，另外还有一个辎重队，全团一千多人。

会师后的第一仗是打五斗江。这次战斗我没有参加。我们连住在五斗江桥边，哨兵来报告说敌人来了，我们马上吹紧急集合号，外面枪响了，这时正好下雨，还打了雷。我们趁这个机会往山上冲，一个半小时就把敌人两个团（应为一个团）冲垮了。我们追到拿山，第二天又追到永新城边。敌人怕我们冲进城，采用“白洋战术”，拿了许多白洋撒在永新浮桥边，认为我军跨下拾白洋，这样他们就可待军队过完把浮桥毁掉，关上城门，可是我军并不去拾白洋，一直猛冲了进去，敌人连浮桥也来不及毁掉，就攻进了城内。

第二次打永新，我们与团部在一起，参加了战斗，这次缴获不少，有辎重，有白洋，山炮抬不动，我们就把它丢到河里去。第三次打永新，我没有参加，我们特务连是和毛泽东同志一起在永新里田，还是打侧翼，时间太久，记不清了。

三打永新后，我们到了鄗县，准备回江西二十八、二十九团集

合，听到有不少人在喊。“我们坚决不回江西”“我们要回老家去。”二十九团要回湖南的情绪很激烈。二十八团有三百多人是湖南人，还有水口山工人，都要回湖南。但二十八团管理很严，大家不敢讲。二十九团闹得很凶，王尔琢背一支驳壳枪大声说：“你们回湖南去，我们回江西去。走，二十八团的跟我走。”朱德、陈毅同志在场。这时朱德劝王尔琢並拦他去开会，朱德对大家说：同志们，大家要回湘南去，好吧，我跟你们回湘南去。”大家听了高兴得鼓掌。当时，杜修经也在场。

二十九团打前卫，走得特别快，中午也不休息，二十八团走路也不慢，赶也赶不上，一天就拉了二十里。在离郴州四十里的地方，看到了一张布告，署名许克祥，我们以为在郴州城里的是许克祥部，到了郴州才知道不是许克祥的队伍，而是范石生的，到了郴洲后，不管二十八团还在后面，就打。打了两个小时，打不下来，要往后退。这时二十八团到了。王尔琢对二十九团的人说。不许跑，谁跑就枪毙谁，並命令二十八团一营冲上去。把敌人打垮了。一进城二十九团就散了，敌人只是撤退了，我们没有追。这时二十八团才从山上下来进了城，我正要吃饭，传令报告说，敌人反攻。三营跟敌人打得很激烈，要求团部派兵增援。王尔琢下令吹调专要二营增援，调了很久时间，二营不想增援，三营支持不住，边打边退，我们也与团长撤到城外。

撤退时，我们经过一座拱桥，队伍还未完全撤出。王尔琢带了三个人守桥，掩护部队出城，这时敌军有一个机枪连副连长，扛了一个机枪筒子，因天黑看不清楚就喊："二十八团机枪架放哪里？"王尔琢知道是敌人，而且番号同我们的一样，就回答说："二十八团机枪架在桥上。"这个人以为是自己人，就来到桥边，王尔琢连打带抓，把他俘虏了。这次我们打了败仗还俘虏了敌军一个副连长，缴获一个机枪筒子。那时我们也有几挺这种俄国式的机枪，这个机枪筒子正好派上了用场。后来，这个人参加了红军，仍旧当副连长，表现很好，我们在延安还见到过他。

撤出柳州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，团部开会，批评二营营长袁崇全，责问他为什么不增援，会上吵得很凶，几乎要动武，没有结果，不欢而散。后来派袁崇全打前站，准备回井冈山，并把机枪连和迫击炮交给他指挥，要他在桂东沙田等主力。但他没有到沙田，就故意往西去。机枪连发现不对头，半途就拉回来，往主力靠。袁崇全带了副营长曹鹏飞和王连，迫击炮连叛变了。参谋长王尔琢与袁崇全是同乡同学，又带了人去追，到了一个小镇，迫击炮连在街上，袁崇全带了几个人在打麻将，王尔琢大摇大摆的叫："老袁，有意见回家说。"谁知袁崇全拔枪出来把王尔琢打死了。

王尔琢满嘴胡子头发很长，湖北口音，做事果断，可惜了一个好同志。

王尔琢牺牲了以后，我们红军大队继续前进，返回井冈山。

资料来源：

井冈山博物馆一份

整理人：许春华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